史記測議

百十八之廿二

漢書門 類
二一三四 號
一八八 函
一四 架
三二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二一三四 號
三二 冊
二十九 函
一一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34
冊數 32(30)
函號 279 36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史記卷之一百一十八

華亭 徐孚遠 測議
陳子龍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王維禎曰此傳揔見淮南驕恣又帝仁厚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正義曰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

淺草文庫

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正義曰。悔不理厲王母。]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眞定。眞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母家縣。謂父祖代居眞定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

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索隱曰。漢書作金椎椎之。]令從者魏敬剄之。[正義曰。剄古鼎反。剄謂刺剄。]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辟陽

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爲親故弗
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
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
自爲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
蒲侯柴武太子奇謀。孚遠曰。棘蒲侯子。不宜稱太子。當時獄詞必有誤也。以輂
車四十乘。徐廣曰。大車駕馬曰輂。反谷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子龍曰。七十人何能反。或遣刺漢陰事。及焚積聚驚動衆也。如李師道王承宗所爲耳。令人使閩
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
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

居順之口。淮南王謀反事不詳見彼事中。但於劾奏得詳之

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
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
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
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
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
不當得。欲以有爲。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贊曰。秦以二千石之秩祿。
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索隱曰。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云大夫但。及仕伍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者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徐廣曰。棘蒲侯柴武。

以文帝後元年卒謚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
除○孚遠曰嗣子謀反侯得不坐漢法何寬也
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
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
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
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
予與故中尉蕳忌謀殺以閉口
索隱曰蕳姓也音姦
嚴助傳蕳作間忌字
音亦同
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
正義曰括地志云肥
陵故縣在壽州安豐
縣東六十里
謾吏曰不知安在
索隱曰謾音
慢慢訑也
又佯聚土樹
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

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
除罪
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
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
擅罪人罪
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
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
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
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
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
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
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

按春即淮南丞相春也。

以聞。文穎曰、忌簡忌。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爲。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索隱曰、嚴道有邛來山有郵置、

故曰嚴道邛郵也。遣其子母從居。索隱曰、案蘇林云、妾媵之有子者從去也。縣爲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索隱曰、謂他事可其制也。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爲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

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曰乃汝也汝公淮南王自謂也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正義曰今岐州雍縣也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索隱曰案劉氏云袁盎此言亦太過也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瓚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正義曰帝系云堯黃帝之後舜顓頊之後四凶之內有承黃帝顓頊者而堯舜竄之故放逐骨肉耳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諡淮南王為厲王正義曰諡法云暴慢無親曰厲置園復如諸侯儀李遠曰淮南王

張之象曰淮南相名不違君實則爲漢可謂善用權者也

歲未置後故移城陽王王其故地爲之後因得置園如諸侯也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索隱曰故城陽景王章子也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夭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周陽侯賜爲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揵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

[illegible]汸成曰此段叙三王所以應吳者賢否具見而景帝或因或徙之或褒貶寓焉辭不煩而意自足

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爲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

張之象曰。淮南相名不著。其實則為漢。可謂善用權者也。

歲未置後。故移城陽王王其故地。為之後。因得置。如諸侯也。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索隱曰。故城陽景王章子也。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夭。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

[illegible]汝成曰。此段叙三王所以應吳者。賢否具見。而景帝或因而徙之。故役然寓焉。辭不煩而意自足。

[illegible]曰。許[illegible]宛。

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

歸有光曰淮南不軌之謀實由蚡有以啟之

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索隱曰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也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徐廣曰安平侯鄂千秋玄孫但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記文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孚遠曰陵必約嫁列侯在長安故使詗伺史不記其嫁此闕文也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妃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

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徐廣曰：一云歐擊。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索隱曰：案巧者謂善用劍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索隱曰：樂彥云：初一讓王，王二讓，後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正義曰：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敢效也。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正義曰：雷被告章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河南治，逮淮南太子。正義曰：逮謂追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索隱曰：案樂彥云，即就淮南案之，不逮詣河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

李笠曰：中尉殷宏可謂入危境而不畏者。

丁參曰兩詔弗許而公卿請文法古雅可觀漢書損之非

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索隱曰崔浩云。詔書募擊匈奴、而被壅遏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

王鏊曰漢書最爲彼

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

傳最失、

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作兩註、

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令臣亦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於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

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
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
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正義曰：括地志云：亶州在東
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
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
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於是百姓悲痛相思，
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
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
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
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子龍曰：尉佗求女
事，史不見。伍被欲
偽作請書，徙豪朔方，以
驚漢民，此即本此策耳。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
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
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
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
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
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
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
禮，飲酒
必祭，示有先也，
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
鑄消銅以為錢，東煑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
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

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李遠曰竇氏帝舅家吳楚反嬰起製其為將以為肺腑也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梁碭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不以為子兄秩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

茅瓚曰、建以父怨欲發淮南陰事。審卿以人父怨深搆淮南事。

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索隱曰漢書作嚴正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

追逐其合亦奇矣

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斥大之也長榆塞名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

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絶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爲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爲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徐廣曰。一作噍。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瓚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且吳何知反。索隱曰。案知猶解也。漢將一日過成皐者四十餘人。如淳曰。言吳不塞成皐口。而令漢將得出之。今我令樓緩先要成皐之口。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孚遠曰。周被、繆定。皆著姓名。緩不得獨去姓。樓緩當是蘘古人姓名也。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正義曰。轘轅故關。在河南緱氏縣南四十里。伊闕故關。在河南縣南十九里。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曰。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

按男子之所死者一言。此激發伍被爲已死也。

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正義曰即成皋關也。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鐖鑿棘矜也。徐廣曰大鐮謂之剴音五哀反或曰鐖釆○索隱曰劉氏鐖音吾衰反鑿音自各反又鐵鄒音機鐮音廉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正義曰閭左邊不役之民秦則役之也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索隱曰音消反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

按被非一日一時之言故重疊不自覺耳

董份曰被實爲淮南畫反而史記所錄被詣吏自告之文其間不無飾辭而太史公具載之所以微見被之冤狀而惡湯之專殺也

邪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爲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鬢，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赦令除其罪。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諸侯太子幸臣。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索隱曰，崔浩云，一名獬豸冠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僞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罪人而西也。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如淳曰，發淮南兵也。○索隱曰，崔浩曰，一日猶一朝，卒然無定時也。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韋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子龍曰，欲窮治淮南獄者，公孫弘也。而淮南以爲說丞相下之，如發蒙，可見弘之見輕也。王欲發

唐順之曰其謀比之田祿伯桓將軍諸人不逮遠矣此戀棧豆之計也能無爲人擒乎

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僞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漢書音義曰卒衣也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爲求盜未發王問伍被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徐廣曰在江夏駰案蘇林曰下雉縣名結九江之浦絶豫章之口正義曰即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正義曰江都揚州也會稽蘇州也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閒猶可得延歳月之壽子龍曰伍被謀士何其計之陋也豈其詭吏時以爲設此下策陰爲漢也而求免死乎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内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絶乃謂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

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偸欲休。徐廣曰。偸苟且也。卽許太子。太子卽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徐廣曰。諸都至號丞相共議也。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徐廣曰。比吏而非眞。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

王維楨曰先叙衡山王諸妃人男女於前而後之所以相傾者

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徐廣曰卽位凡四十二年元符元年十月也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爲九江郡徐廣曰又爲六安國以陳縣爲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正義曰衡山王后名也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索隱曰此內史漢內史也治者治其獄也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爲置之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豫作計校王

后乘舒死立徐來爲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卽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漢書音義曰傅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按此汙下數字當作王后除侍者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爲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卽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

王惠曰望如是三字當依此一疑文有譌

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輣車鍭矢。徐廣曰。輣車戰車也。○索隱曰。按漢書作鍭。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氏之法也。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

領弁其心事且暴白矣

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郤。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索隱曰。嬴音盈。人姓名也。言孝作輣車鍭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嬴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爲

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擬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索隱曰案漢書表司馬安也）太行息（索隱曰案漢書表李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太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太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

國除為衡山郡　一十九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淮南多橫舉事非正天子寬仁其過不更輣車致禍斗粟成詠王安好學女陵作詗兄弟不和傾國殞命）

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史記卷之一百一十九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或

王維楨曰、無他異政、皆便民者行之、

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索隱曰、庳下也、音婢、王以為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

朱應登曰、孫叔敖施庳車之令、而高其梱者、示之行也、西門豹罷河伯之聘、而鑿其渠者、示之好也、

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索隱曰、梱門限也、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皇覽曰、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白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三十里所。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索隱曰、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徐摯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記異耳、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

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索隱曰：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駟之子，與子產同時，蓋亦子期之兄弟也。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索隱曰：賈音價。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子龍曰：太史傳諸吏，時稱道不拾遺，每以朞月，而在子產三年而後得之，此刑德之難矣。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正義曰：言士民無一尺方版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索隱曰：韓詩稱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損其佩玦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子龍曰：公儀休拔葵焚機，此知大體者。給魚之言，蓋諧辭，且為鄙人道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

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曰。理獄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傅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索隱曰。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子龍曰。太史公傳循吏無漢以下者。傳酷吏無周以以前者。寄慨深矣。】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史
述焉叔孫鄭產自昔稱賢拔葵一利赦父非愆李
離伏劍為
法而然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曰六國時衛但稱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索隱曰莊者嚴也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孚遠曰此

卽嚴助發兵救越事也蓋先遣黯後遣助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丞史或以爲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爲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

維楨曰此斷述黯性行他人或用在首或于尾則爲常太史公獨乘間入此非漫及也

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應劭曰傅柏梁人爲孝王將素伉直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徐廣曰一云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

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索隱曰戇愚也音陟降反）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

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廁音側謂牀邊踞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牀邊側）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蘭五兵於帳中也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

湯愼曰其言深文巧詆至以勝為功何其深切痛至非老成閱歷惻怛周謹不能為此言也班史去之非是

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 如淳曰紛亂也 公以此無種矣 子龍曰湯後乃貴顯畢世直事之不可解者也 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 索隱曰音路澗反 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 索隱曰讞音魚列反 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 索隱曰音丁禮反 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眞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

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子龍曰大將軍能下長孺故淮南忌漢廷惟此兩人矣）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

騷　與

民貰馬（索隱曰貰賒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如淳曰黄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

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闌、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

塡

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即今也謂今日後即召君。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

陳仁錫曰九卿位高宜早昇宜早退。

按論衡云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

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内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俸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徐廣曰元狩五年行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

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索隱曰案漢書作段安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后兄王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服虔曰梁孝王之將楚相之弟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瓚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開靜可以請賓客○索隱曰

置即驛馬謂於置著馬也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索隱曰景帝時莊猶年少鄭君非莊父明矣或其祖也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令。莊為大吏。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索隱曰算謂竹器以言無餘羨也漢書作具器食每朝候上之間

茅坤曰好賜士類亦其生平得力處

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僦人。索隱曰僦音即就反辜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僦人取庸直也或者貲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逋負也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

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索隱曰：落，零落，猶散落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子龍曰：太史公深憫汲鄭之困，而其沒也，一則曰以黯故官其弟，一則曰以莊故子孫多至二千石，所以厲廉節也。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眾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徐廣曰：邽一作邳。○索隱曰：邽音圭，縣名，屬京兆。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王鏊曰：太史公感慨之言，其淚情從朋友不救腐刑中來。

索隱述贊曰：河南矯制，自古稱賢。淮南臥理，天子伏焉。積薪興歎，伉直愈堅。鄭莊推士，天下翕然。交道勢利，翟公愧旃。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終

中柔不校前明情從明外之言其評史公感慨王鏊曰太

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交道勢利翟公愧焉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 終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一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索隱曰案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衞返魯然後樂正雅

須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衞、陳、楚、杞、莒、匡等，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徐廣曰：一作綠。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索隱曰：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齊為卿。餘則未聞。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衞，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衞，時孔子尚有也。子張居陳，正義曰：今陳州。澹臺子羽居楚，正義曰：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子夏居西河，正義曰：今汾州。子貢終於齊。正義曰：今青州。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并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正義曰：顏云：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阬，古相傳以為秦阬儒處也。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

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絶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illegible]豨盧綰韓信黥布之徒相以反叛征討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正義曰言孝文猶用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黄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韋昭曰申公名音扶尤反於齊則轅固生。於燕

則韓太傅索隱曰韓嬰也為常山王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索隱曰按
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
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言易自菑川田
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索隱曰胡毋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
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
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
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
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
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
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
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
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
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
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
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
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
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

按師古云、令縣令、相侯相、長丞縣長丞也、二千石謂侯守諸王相也、

與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所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索隱曰、計、計吏也、偕、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

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曰、謂詔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

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索隱曰、按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〇正義曰、括地志云、泮宮在兖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學也。郢卽郢客。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徐廣曰、腐頊〇平遠曰、胥靡、徒隸之屬、非腐刑也。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敎。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

勞慎曰、大蓋以經稱始於禮記經解、再見于此。

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敎。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索隱曰、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敎授有疑則闕耳。〇子龍曰、今有申公詩傳、如索隱云、武是後人所託耳。蘭陵王臧旣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卽位。臧迺上書宿衞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徐廣曰、馬車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至

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索隱曰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

陳仁錫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聖人已有明訓。何此紛紛。

楊慎曰。司空城旦書。蓋太后怒詈轅固之言。意欲入以罪。餘且子誠且。駰謂比儒書于律令非也。儒家外自子刑名家有商鞅律令比之。

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曰。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曰。服虔云。如家人言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駰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徐廣曰。哀王乘也。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縣在魯國。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

嘗山王太傅。徐廣曰：憲王舜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
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
受之。索隱曰：賁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
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
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
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
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
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

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
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
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
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
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旬朱麸養羊為烹為
養。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
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
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
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

按註河圖疑當作何圖。

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索隱曰、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潛於壁室、歘爾而出、古訓復申。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河圖乃有百篇邪。知則以今文讐古、篆隸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爲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

茅坤曰、以容爲禮體之士也。太史公獨擇而著之。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索隱曰、漢書作頌、亦音容也。○子能曰、叔孫通其沭容之類耶。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索隱曰、公戶姓、滿意名也。案鄒展云、二人姓字非也。桓生・單次、索隱曰、單音善。單姓、次名也。皆嘗爲漢禮官

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屬山陽也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
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索隱曰案
商姓瞿名字子木瞿音劬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
子莊索隱曰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
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代也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
仲傳菑川人楊何何索隱曰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illegible]以易元光
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
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
徐廣曰莒一作呂
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

按師古云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

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
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
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
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索隱曰案仲舒事易王王武帝兄以
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
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
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
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曰案漢書以為遼東高廟及長

吳寬曰董仲舒胡毋生瑕丘江生三傳皆引入公孫弘何也弘之治春秋不如三子三子皆不顯而弘位至公卿史亦微致不平之意云爾

陵園殿災也仲舒為災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徐廣曰舒一作荼亦音舒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子龍曰弘之出仲舒於膠西使汲黯為右內史後之嫉賢者多本此術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

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炎漢著令立官四方扼腕曲臺褒壁書禮之冠傳易言詩雲蒸霧散興化致理鴻猷克讚）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一　終

茅坤曰酷吏傳凡十餘人太史公特以刺武帝時任用及其盜賊滋多之弊故諸酷吏不傳或縱而他傳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索隱曰案鹽鐵論云秦法繁於秋荼）然姦

反誅或兩三人錯附勸一傳而海內橫被刑戮之慘如指掌矣、董份曰前以孔子老氏發端故又以聽訟二語復明具說此太史緊應處文字之易見者也、

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
若救火揚沸索隱曰言本弊不除則其末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
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
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
興破觚而為圜索隱曰應劭云觚八棱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為圜除其嚴法約
三章耳斲雕而為朴索隱曰斲理琱琢之俗使反質樸也網漏於吞舟之
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
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
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

淩約言曰十人而罹刑族者八則著之示戒也、

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
有郅都甯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楊城太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漢
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以郎事孝文
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
入上林賈姬如廁索隱曰案姬生趙王彭祖也野彘卒入廁上目
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
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
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

重郅都。濟南瞯氏（漢書音義曰、瞯音閒。小兒癇病也。）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徐廣曰、髀股戰搖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子龍曰、都本奇節之士、而列之酷吏。蓋漢初未嘗有酷吏、都實作俑、故深惡之也。）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索隱曰、謂以法中傷之。）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孚遠曰、帝以太后怒之、故不令之至京師也。）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象、寓即偶也。）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子龍曰、以郅之公廉、其治邊[illegible]、亦能以嚴約士卒、故匈奴不能犯、[illegible]其[illegible]望也。）

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韋昭曰、言急也。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正義曰、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曰、解音紀買反、脫音他活反、謂脫鉗鈦也。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隱曰、貰音食夜反、貰賒也。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子龍曰、後成為義縱所破滅、傳不載、載義縱傳、史法也。

倪思曰、成傳皆無事實、容自形容、欲盡得

為人

王懋曰：司馬安不足言也。汲長孺矯矯風力，不肯為人下，至為周陽由所抑，何哉。蓋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由以宗家任為郎，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列屬，比於室，故曰宗家也。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漢書音義曰：堅忮也。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由後為河

周陽由亡賴小人，躋登達之，非其之也。

余有丁曰：於此又見條侯之長者，眞宰相。

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即申屠也。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斄人。正義曰：音胎。故斄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后稷所封，漢斄縣也。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京都府史。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

之言也。

按師古云。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逮赴對也。爰易也。以文書易其口辭。訊考問也。鞫窮也。謂窮覈。

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
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一作編】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爲陵】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
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
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索隱曰。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
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鄧展
曰。罪備具。】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
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父死後。湯爲長安吏。久之。周
爲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爲周陽侯。】嘗

之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

凌約言曰。諸酷吏之遷秩。皆曰上以爲能。詞婉而意深矣。

長安。湯傾身爲之。【韋昭曰。爲之先後。】及出爲侯。
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爲寧成掾。以湯爲無害。
府。調爲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
郎佐。隊作陵。諱之。故言方中。】
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
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
上以爲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
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爲中
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
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

茅坤曰請博士弟子補廷尉史是湯巧于奸上處

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韋昭曰制御人始為小吏乾沒。徐廣曰隨勢沈浮也○正義曰陽浮慕為乾心內不合為沒也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姓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索隱曰傅音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均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韋昭曰在板絜○正義曰按謂律令也古以板書之

鍾惺曰太史公揣摩湯蹤跡作用誅心察影委曲深至已無遁情亦文中老吏

言上所是著之為正獄以廷尉法令決平之揚主之明鑑也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徐廣曰應一作權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正義曰按上即責湯湯應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掾賢者本為臣建議如上意臣不用愚跡不從至此也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閒瓚曰謂嘗見原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也於是往往釋

按往往釋湯句

師贊所謂人主與俱上下

茅瓚曰所排大臣謂時雖大臣其獄所爲所排擠也漢書多巧字非

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先言皆見原釋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子龍曰弘外寬內忮與湯相合且觀上意所傾故薦之也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二年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正義曰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倍之二算百二十文也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爲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

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繇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孚遠曰山不宜自言乘障也雖避罪一時然亦愚矣非忠辯）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以利交）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

（固非湯敵）

（楊慎曰只一狄山寫得情狀迫切可想至斬山頭去痛快求必匈奴之為也）

按師古云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以繫之非本獄所也

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

臣瓚曰。助使人言買臣本不切。只欲見買臣所以德助者本讀

春秋而以楚詞幸則皆助力也至淮南獄事必得不甚根其不切中有深意在

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
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
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床上丞史遇
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正義曰楚[illegible]王[illegible]吳之地[illegible]屬楚[illegible][illegible]季買臣為楚士
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
長短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行長人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剛暴彊人也
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
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
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

按師古云八輩簿責謂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評應元曰爲平日不

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
左田信等正義曰言湯與田信為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
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
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
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
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
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
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
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

駰案徐廣曰何多以對簿爲

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索隱曰。三長史以賈人居物陷湯。今其葬儉如是使天子知其廉。後卒案誅三長史。此母之智也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按師古云少蘊

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索隱曰。說文云。剽。刺也。一云剽劫人。縱有姊姁。索隱曰。李奇音呼。孟康音詡。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補上黨郡中令。索隱曰。案謂補上黨郡中之令。史失其縣名。治敢行。少蘊藉。索隱

藉者無所含容也

唐順之曰插此一段最奇先說寧成之成然後說縱能制成猶

曰張晏云為人無所 避故少所假借也 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 索隱曰案王太后之女號修成君其子名 仲○子龍曰義縱以太后故得官而郎補 案太后私爲此示公以自 結於人主對人之術也 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 徐廣曰受封王 年與淮南王女陵 姦及受財物國除 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

虎說郅都之威然後[illegible]支[illegible]

董份曰弘正寧成插下式亦知大體者

[illegible]

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 漢書音義 曰隸閱也 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 徐廣曰孔暴 二姓大族 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牙爪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 漢書音 義曰二

劉辰翁曰昔之猾民今爲縱之屢反爲吏耳目助治公務以自效。

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索隱曰案謂豪猾之人干豫吏政故云佐吏爲理也。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徐廣曰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淩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徐廣曰嗛音銜。楊可方受告緡韋昭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索隱曰謂求楊可之使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爲可使者此爲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余有丁曰自溫舒而下皆張湯故吏也故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屬馮翊少時椎埋爲姦。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

太史公旁曰事張湯意深至矣

郡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恠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索隱曰黎音犁犁比也。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徐廣曰有殘刻之名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徐廣曰一云麻成，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益言溫舒畏縱也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曰茌音仕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史。

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
貴戚遷爲關內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爲能遷爲中
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
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爲中尉而
楊僕以嚴酷爲主爵都尉孚遠曰主爵都尉并治獄吏也置此語爲上下文連絡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穀爲之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
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

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
侯爲荀彘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爲庶人居久之病死而
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索隱曰惛音昏至
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
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徐廣曰缿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索隱曰伯阡陌格音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長也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爲人諂
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
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

董份曰熏者言以大熏逐也今人于狐鼠穴亦皆炎攻之溫舒不能即禽有勢之家故乃訊下戶而熏逐大豪使之知懼耳

猾大豪。索隱曰案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奸猾之人令案之以熏逐大姦也其治中
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
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
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
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
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
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
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
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曰發[illegible]詔徵豪吏。溫舒匿

劭撰曰尸亡去者謂齊死而遺命其家潛逃歸葬耳徐廣之說事涉神怪且不達文

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
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
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
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
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
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未斂怨家欲燒之
屍亦飛去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
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
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叚人亦有姓假

者也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索隱曰。服虔云。沈匿不發覺之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徐廣曰。詐爲虛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廄丞。正義曰。百官表云。太僕屬官有大廄各五丞一尉也。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

爲敢决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辨。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宣吏。信亡藏上林中。使郿令格殺信。正義曰郿今岐州郿縣。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正義曰杜氏譜云字長孺。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

之法乎。子龍曰律以世重世輕而不有增損卽今之例者固不可少若杜周所謂令而不盡參先採人主之意而引律以附麗之也嗚呼後之治獄者能不爲杜周者蓋亦寡矣至周爲廷尉
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
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罪廷尉治之
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
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
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
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
索隱曰案大抵猶大都也盡詆者盡主也○子龍曰不道之律重而虛易以謾人也以上廷尉

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
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
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年爲御史大夫四歲太始二年卒
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
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
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
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
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

董份曰前引孔子老氏發端見上德薄世酷吏必不可爲矣而贊語又表李[illegible]酷吏之

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歿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秏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子龍曰前洗命法數語可見嚴酷有傷於郡國之治贊語可見嚴酷有傷於朝廷之治太史公之言可爲深切矣世主何弗覺焉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汚者足以爲戒。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索隱曰推音直追反減作成是也謂推鞫之以成獄也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索隱曰蝮音孚福反鷙音至以言苛酷比之蝮毒焉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長正所謂不隱惡不沒善而首尾相[illegible]不露于詞[illegible]看自得耳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爲圓禁暴不止姦僞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蒼鷹側翅[illegible]文巧詆懷生可恃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二 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